



父亲难当

□ 朱辉

父亲去世一年多了,尚未入土为安,骨灰盒一直存放在殡仪馆里。临终前几天,父亲吩咐我们去找墓。汇总的信息是市郊范围内,正规墓区里最便宜的双人墓,不低于五万元。父亲嫌贵,大哥说树葬只需几千元,父亲又不愿意。说两年前他去扫墓,看到一位老同事树葬的地方,下雨天有积水。父亲不会游泳,很怕在“下面”呛了水。

“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周围别的老人,一般年过七十就买了墓。父亲却不急,潜意识里似乎在等着降价。其实分析一下国人年龄结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而土地资源稀缺,墓地不涨都难,哪里等得到降价?

父亲活了85岁半,我们因此共同度过了漫长时光。大多数日子里,父子关系并不好。这也不奇怪,动物界成年父子基本不会在一个群体里,可能它们难以面对一个问题“听谁的?”在欧美,父亲对于成年儿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在中国,父亲往往保持着长久的权威,还留下了“无

仇不成父子”这句话。

父亲很强势,在家说一不二,因此我们的“仇”一度结得比较深。和许多父亲一样,父亲自认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都比我们多,所以什么事都爱替我们做主。比如读书时选专业,择业时选工作……好在找老婆方面,他没有插嘴,虽然他觉得我们哥仨找的媳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过他尚有知子之明,知道自己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儿媳如果很优秀,人家岂不吃亏了?

父亲一通指挥,多年后复盘,似乎都是错的。都属于只顾眼下,没有前瞻性。我们哥仨最终事业无成,私下里常埋怨父亲。不过我早在十多年前就顿悟了,着实怪不着他。没有几对父子面临重大问题,意见会高度一致。父亲的反对,相当于对儿子进行抗阻力训练,你过不了这关,说明决心不够大。纵然按自己意愿去做,以后遇到困难大有可能打退堂鼓。父亲相当于人生预选赛的对手,战胜不了

他,你就没能力去决赛圈迎接真正的考验。

“我当初让你去当老师就好了……”临终前,父亲对我念叨这件事,我其实一点也不怪他让我进了工厂。望着将要远去的他,我想起了1981年,他带着我去看香港电影《父子情》。出了影院,他对还是初中生的我说“父亲是最难当的,大多数父亲一生都在当‘恶人’,招儿子恨。可是有几个父亲,不是恨不能牺牲自己,去让儿女成龙成凤……”

好在我顿悟得还算比较早,早已同父亲和解了。当然也得益于父亲高寿,如果他70岁就去世了,那时我们关系还有些紧张。

“世上只有妈妈好”早已成为一句常用语,其实父亲们大多也很好,只是这种“好”常常表现得有些霸道,缺少了一点温情。许多人回味出这种好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

一列煤车从眼前驶过

穿过岁月的乌龙,由远而近,钢铁的风火轮夹雷带电。我梦中的荒原,骤然醒来。

车厢里坐着的,是产自阳泉的无烟煤。黑色的固体阳光,携带着矿工的体温,去为寂寞的星光充电。

一列煤车从眼前驶过,睫毛的栅栏,关不住我对爷爷的思念。矿工出身的爷爷,肯定戴着矿灯,正在里边测量着生死之间的距离和人情的冷暖。(荆卓然)

六月的麦地

暮春,关关嚶嚶

招摇的青苗邀请蜂蝶约会
一场跨越植物、动物界的缝绻
在广阔田野,思念疯狂生长

夏风吹拂

麦子孤独地拔节,抽穗,灌浆
害虫不时骚扰,爬起来啃上几口
机井四周的石壁磨得光滑可鉴了

六月,麦子孕育成熟

腆着饱满的身躯,黄了容颜
曾经的山盟海誓终于颗粒归仓
倦嘴老汉,静对仅留一寸的麦茬
燃把火,祭奠见证的伟大爱情(张衍凯)

午后,遐想

午后的云彩,斜挂天边
像一幅明净的窗帘
风走,它也跟着动起来
方向是千里之外的故园

回忆从一页书开始

一个拉扯记忆深处的词
在风里跳舞,旋转的时候
遗落一粒种子

万物生长的季节

一切情愫都开始拔节
翻山越岭才目击的稻田
安静下来才触摸的灵魂(朱俊)

风别不过一根木棍

风在小事情上,别不过一根小木棍。其实,上次临走时我只是,在门梢里插进去一根小指头粗的歪木棒。要知道一层层的瓦,风都给剥光了(胡兴法)

老屋听雨

没有了父母的老屋冷冷清清
听不见父母温存的叮嘱
再难寻觅儿时的欢声笑语
滴答的雨声砸得我心疼
老屋在雨中哭泣
如同我思念父母撕裂的心
雨中的老屋很寂静
听得见我泪珠落地的声音(金林)

小男生报警

日子坚硬,似乎不可风化
而偶有一些柔软的新闻
能够畅通人们的泪腺

比如那个八岁的小男生
他按响了警方的电话
说捡了一个三岁顽童

小男生不经意的举动
坚定地阻止了一场
使亲情可能断裂事件的发生(赵宽宏)

无题

凌晨四点的火车
不可能抵达你的路口
从城西的小路出发
要么抵达远方,要么
抵达更远的远方(张立元)

活成一棵稻子和麦子

许多年以前
父亲站在田间
问及我稻子和麦子的区别
我懵懂的看着
同样是谷物的稻子和麦子
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许多年以后
我站在田间
告诉我的孩子
稻子和麦子的区别
孩子懵懂的看着
同样是谷物的稻子和麦子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

现如今我伫立在田间地头
眺望着
远去的人们
俨然活成了一棵棵稻子和麦子
生长在田野里(张未)



□ 张新文

初夏,很宜人,特别是夜雨,我特别情有独钟。

我最喜欢漆黑地夜晚,雨人荷池,蛙举绿伞的那一幕,间杂着荷花的香味跟着雨雾细细地飘来,大自然的灵性与人间至美的诗意交融到了一起,令人赏心悦目。

观雨是一种心情,听雨则是一种心境。

愉悦的时候,雨,就是欢乐的鼓点,激昂奋进;悲戚的时候,雨,就是忧伤的泪滴,肆意流淌……

夏夜听雨声,需要去乡野听、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需要躺在床上把灯关了,让满世界的黑拥抱着自己听、需要把自己的心融入草木间听……

风像个探子,把一切的叶子翻个遍,招呼雷声和闪电出场,雷声像碌碌在碾压着满场的麦子,咕噜咕噜由远而近,发出木与石的摩擦声;而闪电则变得妖娆妩媚,像是天地间走来了穿着红色高跟鞋,端着葡萄酒夜光杯的骨感美女。很快风止,能听到沙沙地声响从远处传来,像是千军万马奔涌而至,瞬间又去了远方,那是雨滴落在树叶上、庄稼的叶子上而发出的声响。

夏雨落在草屋上,悄无声息,就像一碗水泼在了海绵上,那是远去、渐渐消失地天籁之声,因为时代的变迁,草屋的远遁;雨落在黛瓦上,发出脆生生的响声,有竹筷敲在瓷碗上的韵味,很多时候,还能听到雨点砸在破脸盆上、木桶上、瓦罐上、雨布上,甚至,窗台的玻璃上……雨滴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信物,它们不会厚此薄彼,它们要润泽世间万物,包括我们饥渴的心。宋人蒋捷听雨听了一辈子,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老年听雨僧庐下,他从雨声里听出了年少轻狂,听出了漂泊流离,听出了望乡愁绪,听出了暮鼓晨钟里的彻悟人生。夏夜听雨,雨滴是透明的算盘珠子,滴滴答答的声响,是无数双手在夏夜里累计算着秋天的收获!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临近升学考试,女儿的作业量明显增加,加上她还要去上兴趣班,写作业的时间都有点不够用了。那天午休时间,女儿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可能是天热的缘故,也可能是昨晚睡得较晚,女儿对着书本直打瞌睡,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为了让自己清醒一点,她用凉水洗了把脸,回到书桌前准备继续“奋战”。

“去睡一会儿吧。”我走到女儿身边,对

唐朝名妓薛涛隐居成都浣花溪,向当地人学得造纸工艺后,另辟蹊径,用木芙蓉的皮捣烂煮糜,制成薄纸,并于每年四季采摘半开的桃花、芙蓉、荷花、凤仙、菊花等春成花泥,兑以浣花溪的水,以毛笔一次次涂在纸上,使颜色鲜艳均匀,而后压在书中阴干。偶尔还会将些小花瓣洒在纸上一同印干,制成百花笺。根据材料的不同,薛涛笺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残云十种颜色,被诗家称为“十样蛮笺”,其中又以深红最为著名,大约是这样颜色像极了胭脂,更符合造纸人的身份吧。

薛涛就用这香艳别致的纸,与一代文豪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诗词唱和。有实力,有创意,有包装,又有宣传,薛涛笺能不一时风行?更何况她还给这纸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能用来写诗。所以又称“诗笺”。

唐末诗人韦庄无缘见薛涛一面,却有《乞彩笺歌》长律云:“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阁深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

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这三样说起来都不算难得,然而却要指定天时、地利,若再想及制笺人乃一才貌双全身世传奇之名妓,更知可贵,便是一纸千金亦不为过了。

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写:“三十年前

俗谚曰:“三秋不如一麦忙。”

麦收时节,时间短,要“抢收”,故尔,对于农家来说,割麦是一件极其严肃、庄重的事情。其庄重,不仅表现在麦收时的劳作,还表现在麦收前后的种种物事上。

麦子一天成熟,开镰的前几天,紧张、激动的情绪,就已经在村庄、在农家洋溢开来。几乎每天早晨,农人都会到田头看一下,看看麦子成熟的“火候”;总是在关心天气预报,最害怕的就是麦收时,骤雨降临;同时,也关心着家人的身体,收麦忙,千万不要生病,为此,要准备下一些必要的药物,比如感冒药、降温药等。

提前几天,就要准备一些上好的食物,麦收忙且累,必须为充足的体力提供必要的保障,那就是相对的美食。麦收是“重活”,所以,饭食还要“硬”,只有“硬”饭食,才能“撑起肚子”。我小的时候,虽然农村穷困,但在前一日,家家户户都会烙厚厚的一摞大饼,以便随时取食;菜肴贫乏,最好割一点肉,如果割不上猪肉,至少也要准备一些鸡蛋,买一点虾皮,做虾皮拌鸡蛋,在彼时,就是一道下饭的佳肴。如果连虾皮也买不起,就捣一头青蒜,蒜泥伴鸡蛋,也好。

终于开镰了。

一家人分工明确:青壮年负责收割,老幼者,则负责看护麦场,捡拾落漏的麦穗。开镰,总在早晨,必得有一种仪式感。割下第一镰刀的,一定是家庭中的年长者,左手揽一束麦子,右手挥动镰刀,嗤啦一声,那束麦子就被割倒了。跟随着的是一声响亮的吆喝:“开镰了……”于是,麦收正式开始。

麦收时节,天气已然很热,割麦人的脖颈上都会搭一条毛巾。毛巾是崭新的,白花花,亮堂堂,像那个响晴的天气。割麦,是累活、重活,真正是挥汗如雨,一次

她说。女儿吃惊地看着:“什么?去睡觉?你知道我还有多少卷子没有做吗?不睡觉晚上都不一定能写完。”我点点头,还是坚持道:“没关系,去睡半个小时。睡醒了再写。”女儿感受到了我的坚持,自己也确实太困,于是起身到床上躺了下去。

半小时后,女儿睡醒去写作业,整个人精神了许多,效率自然也提高了不少。女儿高兴地说:“这么看来,一点都没耽误时间呢!”



□ 彭晃

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记者会上有人指责她文字矫揉,说为什么一定要是朵云轩的纸,澄心堂纸又有何不可?张爱玲淡淡答:因为小时候我家中用的都是朵云轩纸——越发矜贵得超尘脱俗。

所以说,用什么样的纸,写什么样的

没错,怎么会耽误时间呢?状态不好的时候,硬撑只会拖慢速度,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休息调整之后,则会明显改善。再紧迫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

听了我一番理论,女儿眨眨眼睛,笑道:“还说我呢!你把电脑关了吧。我瞅你这半天都没写出来一个字。”

我一愣,随即自嘲地笑起来。管它什么deadline,先睡半小时再说。

字,是一件优雅的事,因为郑重,愈见珍贵。

近年来,手工纸的用途一般仅限于书画的宣纸、绵纸以及毛边纸、元书纸、连史纸、玉扣纸、海月纸等,却极少有人拿来写书信。而另一面,信纸的装帧却越来越漂亮、越花哨,印花的,洒金的,透明的,带香味的,甚至立体的,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应有尽有,尤其网络信纸的诞生,更是连FLASH动漫也用上了,却再也没有了那种珍贵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这里面少了一种庄重的意味和手工的质感。

手写的情书展现在手制的信纸上,那种情真意切的意味,比文字另有一种心动的力量。

有一次同朋友去鼓浪屿,在一家小店里见到那种土黄色的手工纸,并不精致,带着草叶的纹路,却价格不菲。朋友见猎心喜,一下子买了好多,坐在咖啡馆里写信,一口气写了四五封,寄给不同的朋友。我陪她一起走去邮筒那里,她在投递前,特地每个信封上吻了一下,同我说:“我猜他们收到信的时候,会心跳加速,你信不信?”我说:“信。”

说完了,才想到“相信”的“信”和“信纸”的“信”,居然是同一个字。

难怪送人礼物又叫作“手信”呢。亲手挑选的信物,代表的不仅是情谊,还有信任。对方一定会感受到那种分量。我不禁再一次重复:“我信。”

次用毛巾擦拭,很快,毛巾就湿透了。于是,拧一把,毛巾中的汗水,便哗哗流下,是水,是汗,也是血。累了,就在树荫下稍事休息。休息时,家中人早已送来绿豆汤,一碗一碗地喝着,既解渴,又防暑,一碗绿豆汤,是农家的法宝。

此时,你若站立田头,瞭望麦田,瞭望那些正在收割忙碌的农人,就不能不油然而生一份庄重、敬畏之情。热烘烘的空气在田间弥漫、膨胀,感觉满天地都在火烧;农人们躬身割麦,蠕蠕而行,汗流浹背,那个忙碌的场面,真是热火朝天。

此时,你也就真正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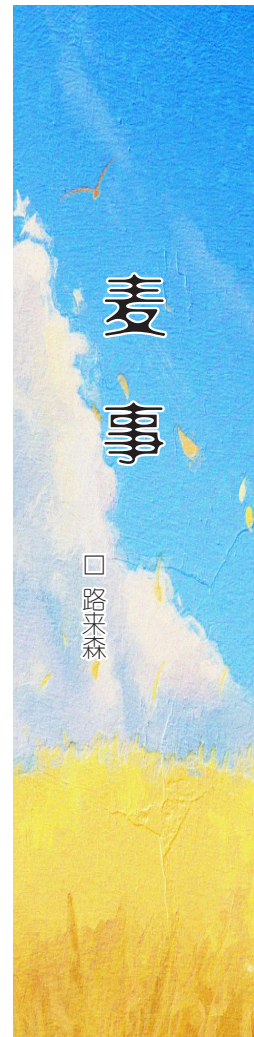
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运送麦捆,靠的是车推马拉,通往村中的土路上,车流不息,尘土飞扬。麦收之“忙碌”,得到了淋漓尽致彰显。

随后,是梳麦,是碾场,是晒麦,麦粒晒干了,颗粒归仓,一季麦收就算结束了。

但作为一件“庄重”的事情,麦事却还不止于此,还有最后一道工序——麦祭。麦祭,将麦收的庄重,推向了高潮。

麦祭,分祭祖和祭天两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祭祖还是祭天,所用面食,必得是新麦磨出。祭祖,乡下人谓之上“夏麦坟”,意在告诉先辈们,麦收已经结束了,新麦下来了。最隆重的是祭天,祭天通常是在自家的庭院中,摆一张大方桌,桌上摆满祭品,诸如猪头、整只鸡、丰盛的菜肴、水饺、馒头等。祭天时,要焚烧冥纸,要叩头如仪,意在表达一份对天地自然的感激之情。

祭天结束,全家人就利用祭天的菜肴,喝酒庆祝,是对上天的一份感恩,也是对自己劳动的一份尊重。于此,一场麦事,才算完美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 路采森